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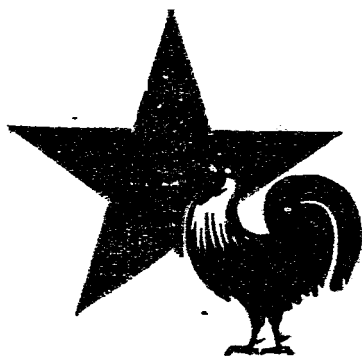
轉 移

(報 告)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獲獎作品

散文類 丙等獎之一

作 者 ----- 孟繁彬



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

857.8
357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獲獎作品

轉 移

(報 告)

散 文 類 丙等獎之一

作 者 孟繁彬



3 0538 7966 8

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

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

66906

轉 移

一、第一天的出發前後

空前緊張而殘酷的反「掃蕩」戰役，進行的快夠兩個月了；這時候的冀中區，已不適合大兵馬的活動。上級決定：各分區除了少數幹部領導地區隊和縣區游擊隊，配合政權，繼續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外，其餘的分區機關和野戰團、基幹團，一律回本分區的友鄰根據地轉移，待機行動。

※分區的分區機關和二十九團，要由任（邱）河（開）大（城）地區出發，通過白洋淀，在敵人的封鎖溝、汽車路、碉堡密如蛛網的十分區，和平漢路西的易定（興）敵佔區穿過去，轉移到北冀區一分區。這是個空前艱鉅而偉大的任務。他們雖然已經連續戰鬥了五天，使轉移前的各種準備工作，受到了嚴重影響，但是情況決定他們不得不按照原定計劃，於七月三號開始出發。

二號上午，在陵城戰鬥後，轉移回白洋淀東兩岸的西大場；黃昏，便集合了附近一二十里地的所有船隻，準備到白洋淀裏的蔡保泰和圈頭村。三號上午，便急促的進行了轉移的準備工作。

要完成這個轉移任務，就一定要作幾夜連續的急行軍，也就根本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幾個戰鬥。爲了行軍戰鬥的便利，分區首長決定：高度輕裝，取消所有馬匹，每人只帶轉移中必需的武器、彈藥和被服，另外增加兩天的熟粉袋；縮小機關，除行軍、宿營、戰鬥時，有必要工作的一些人員外，其餘分區和團隊擔運的人，上至處長、科長，下至炊事員、飼養員，一律到連隊中去，軍事行動上服從



連裏各級幹部的指揮，和戰士一般的艱勤勞、放棄戒、參加戰鬥。

午飯後，已把一切工作佈置好，指揮員們佈置了水地行軍中的工作後，幾百隻民船開始出發了。後面的船，剛離開岸，便從東西大塢的大堤上，飛來了敵人的砲彈，在船隻附近的草地裏爆炸着。船上的人們都馬上緊張起來，船夫們都用足了力氣，使船隻像箭頭似的很快脫離了危險界。

三隻小船，成三角形走在最前面，船頭上，都設有兩挺輕機槍，射手們，戴着日本銅盔，坐在前槍裏守衛着，監視前方和左右的所有動靜，準備對付敵人的埋伏；並準備與敵人的汽船遭遇。後面的船，都互相接連，魚貫而行；船上的人們都在興奮的談笑着：

「啊啊！咱們也變成海軍啦！」

最後的船上，一、七連的人們，都在利用這行軍的機會，開昨天陵城戰鬥的檢討會。

四面都是一望無邊的草地，水鳥在裏面亂叫着；空氣異常新鮮；不斷的有兩三隻漁船出現；漂亮的水，可以看見游魚；……這一切都使人感到頗不寂寞。

太陽沉沒在荊塘裏了。船隻向着滿紅的西方，繼續前進。一切都變成了寂靜，只有船槳嘩嘩的水聲。每個船上，都有使過船的幹部或戰士；他們都搶着幫助搖槳的老鄉，並經常自動交換，其餘的人，都注意着和前後船隻的聯絡。一分鐘不停的往西走。

接近旱地，開始下船了。地方的極端狹窄，使下船的時候，出乎意外的延長起來；因此，育長們變更了計劃；下一個單位走一個單位，走十五里地到郭村宿營。

黎團長帶着二、八連最先走了，老百姓開旱門的時候，到達了郭村。進了村，除去警戒，部隊的全體，便又照例的開始了挖工事、堵街口、把村邊房上的垛口加高與加厚，等待着後邊部隊的到來。村西北面的人們，忽然發現前邊二里多地的那個據點裏，出來了五個偽軍，騎着自行車，直奔郭

村而來。李連長叫人們隱蔽好，作了活捉偽軍的布置。那五個偽軍，作夢也想不到他們「嚴密」統治了一二年的「治安區」裏，今天會有這麼多的八路軍出現，所以噤着淫蕩的「繩網」，洋洋得意的往前走。離村不到五十步了，前邊的一個，大概是看清了村邊上的情景不對勁，突然下了單子要隨後轉。

「不要跑！跑就開槍囉！」緊跟着幾支步槍和輕機槍的拉栓聲，村口裏的人們大聲吆喝着。

那五個偽軍，就這樣老老實實的，在苗隊長率領下，把步槍、手槍、子彈、車子……連自己也給送進村裏來了。

八點鐘了，還不見其他部隊到來。突然一個化裝農夫對地的偵察員送來了分區首長——師政委和方主任的一封信：

「黎團長：

我們帶一、七連和武宣隊於天亮走到里郎，已在此停止。團直和特務連下船後即出發，我們派人去告訴他們變更後的目的地，亦未追上，不知是否已到郭村了……」

黎團長剛寫了回信，打發送信的偵察員出了村，八連便送來了一個趙村的掃路員，拿着給苗王據點（在郭村東南，相距半里地的那個據點）送的情報：

情報上這樣寫着：

「今天吃早飯的時候，由村東邊去了好多隊伍，有二百多人，往北去了，有兩挺重機槍，還有幾個沒有帶槍的。」

黎團長這時才明白，昨天下午同時出發的整個部隊，現在被客觀環境影響，分成了三股：黎團長帶一、八連駐到郭村，分區首長帶一、七連和武宣隊駐到里郎，團直為隊和特務連呢？却帶單獨的

向原定目的地繼續前進着。

二、執行任務中的樊城

當黎國長知道了團直和特務連的去向之後，便馬上派了周參謀，要他把他們追回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村東面的哨兵來報告：「由東邊來了十一輛汽車，開進潮王去啦！」

黎國長把情況判斷之後，便決定馬上派特派員到里郎去，向分區首長報告情況，並請示戰鬥開始後的轉移問題，試試，雖然已經鬧了幾天痢疾，早晨只喝了半碗稀飯，氣力弱的很，但他沒有絲毫猶豫，就接受了這個重大而又異常危險的任務，他懷着堅強的意志，套上便衣，又向別人要了兩顆手榴彈，便對跟他去的兩個偵察員說：「……誰被打倒也不要管，只要有一個人衝過去就能完成任務。」

「他們都搞下頂了子彈的廢布槍，開始出發了。」

「注意呀！一定要完成任務！」他們走出了大門，團長又在後邊大聲的說：「不管敵人怎麼打，也要衝過去。」

雖已到中夏季節，野地裏却還是一片荒涼，最高的就是不足半尺的高粱、豆子，都捲着衰頹枯黃的葉垂着頭。這更顯示了敵人統治區的慘狀。

他們一出門，便用出乎尋常的快步，在野地裏走着，繞着潮王，直奔東南上的里郎走去，剛通過村邊上的第一條汽車路，潮王的高樓上，便響起了槍聲，子彈聲轟轟的在他們的頭上和背上邊，嗖嗖的飛。他們便拉開距離跑起來。在烈日烘烤下，跑的還不到一里地，帶病的樊斌，就氣喘吁吁，全身都像剛從水裏撈上來的一樣了。雖然還未走出全部行程的四分之一，但是他絲毫沒有因敵人的射擊而跑回去的念頭；他知道：他這次任務的完成，對整個部隊完成轉移任務，起着極大作用。

彈流漸漸增多，聲音也漸漸強大。他發覺了崗樓裏出來十多個人追趕他們，這時他已喘得更厲害，兩腿像負了更重的担子；當他一回頭，一顆子彈就從他的下嘴唇上穿過去。鮮紅的血，沿着下巴，滴滿了白褂子的胸襟，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跛着勁，仍然拚命的跑，腦子裏只映現着團長的一句話：「不管敵人怎麼打，也要衝過去。」當看到第二條汽車路的影子時，他已落在一個偵察員的後面夠一里多地了。

「壞啦！特派員！敵人的騎兵追來啦！」緊跟在他後面的吉興突然響起來。

他急轉回頭，見兩匹馬飛奔而來，已能看清前邊那個人的面目！是長着連巴鬍子的。追趕着還沒有開槍。他見左前方十幾步遠，被平了的交通溝，還剩鍋台大的一個坑，便把一切全寄托在這個坑裏了。腦子裏頓時轉換了：打死自己也不當俘虜的念頭。便急跑幾步，竄進坑，轉身臥下，瞄準了追趕者射擊。「乒乓」，剛放了兩槍，那兩個傢伙卸下了馬，向後竄走了。意外的興奮促使着他急忙爬起來，跳進坑，又往南跑。這時，前邊那個偵察員，已跑過了第三條汽車路。

因為敵人沒有再追趕，他們過了第二條汽車路，脚步才漸漸鬆緩；疲倦、疼痛和發熱，牽引的他，不能再繼續那樣快的脚步了；猛然間，又看到西面懸着一里多地的流通據點裏，出來了五個穿便衣的人，騎着自行車，沿着夾城他們必經的第三條汽車路向湖上走溜。他環顧了四週：除去郭村和里郎，凡是能看見的村子裏，都有一個高出民房的砲樓，膏藥旗在上面飄搖着。他的血又沸騰了。在彈槽裏又壓上六粒子彈，大姆指擋住機頭，食指勾住板機，注視着那五個人的動作，繼續走。一場惡鬥的情景，湧上了他的腦海。

他們越走越近的越近了，那五個人忽然都下了車，推着走起來。夾城的血，沸騰到更高度了，掩門迫在了眉睫。他凝視着那五個人的動作，把手槍隱藏在背後，放緩了脚步繼續走。他想：這樣也許萬

一使對方不注意，而順利的通過去。那五個人走過了樊斌他們的過路點，腳步也慢起來，帶着似走不走的樣子。樊斌和吉興，便乘機通過了汽車路，不斷回視着那五個人的動作繼續走。走過汽車路五六十步的時候，那五個人，突然向他們開了槍，一顆子彈，從樊斌左手的袖口上穿過去。他便急忙轉身臥倒，向着汽車路上的人，一連槍打出了三條子彈，緊接着又打出了一顆手榴彈。吉興的槍，也跟着響起來。樊斌正當準備第二顆手榴彈的時候，他看見從汽車路上的烟土裏鑽出了三輛車子，飛奔着向東去了。他又鬆了一口氣，爬起來往南走，一邊走着，又在手槍裏壓滿了子彈。

距里郎還剩二三里地了。他們又發現前邊的地裏，散佈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人；有的穿着大衣，有的坐在地下，有的在沒有莊稼的地上鋤幾下之後，便回頭向着他看；使他一時辨別不出是自己還是敵人。這時他更沒有任何恐懼，認為剩下的這一顆手榴彈和兩條子彈，總可戰勝目前任何的嚴重情況。有人在向他們招手，有人則呼喚着他們停止，但是他們都是理也不理的警惕着繼續走。

走到了里郎村的東北角，看到了自己的哨兵，他的心才漸漸平靜下來，痛痛快快的長出了一口氣；血跡、塵土、汗水交雜着的臉上，又增添了無限的興奮。

進了村，找到了師政委，詳述了所有的一切，完成了團長所給予的任務。

三、韓村戰鬥中的師政委

樊斌到了里郎不久，郭村就響起了槍炮。這兩村之間的聯絡，便從此被封鎖了。

太陽已沉沒在村西的荳塘裏。師政委估計：這時候敵人對兩村之間的封鎖可能放寬些。便派了鄭幹事，要他帶那個偵察員摸進郭村去，與黎團長取聯絡。里郎的部隊，便開始出發了。

部隊在月光下，經常在崗樓近旁走着，有時可以聽到崗樓上的哨兵在說話，有時可以聽到夜風吹

動崗樓上日本旗的飄搖聲。沒人記，也記不清有多少條汽車路在他們的腳下擦過去。除去我嚮導，便是不停的往西走。

東方發白了，天上的星漸漸疏落，正圓的月，已掛上前面的樹梢。行列右邊，突然出現了在野地裏往前跑着的師政委，他左手握著盒子槍，右手按著飯包，揹包一顛一顛的打着他的脊背。他用一口改變了的湖北口音大聲嚷着：「天快亮啦！還連第三道封鎖溝都沒有過；往前傳跑步！」

人們一看到師政委，便都忘記了疲勞，振奮着精神跑起來。過了第三道封鎖溝，來到了距馬河邊，前邊的部隊慢慢停止了。師政委便跑到最前面去，見尖兵正在解綁帶，他又急了似的嚷着：「還解什麼綁帶？趕緊過！」他第一個連着鞋子綁帶跑過去了。過了河，他督促着人們繼續跑。天已亮，部隊到達了目的地——韓村。

部隊在村南的一個大院裏集合好，師政委便帶着排級以上的幹部去村子的四週看地形。他詳細的指示着：敵人進攻時可能利用那裏；我們應該怎樣作工事。

看完地形，他讓各連值星排長指導戰士們作工事。其餘班級以上的幹部，全到大院裏聽師政委的講話了。他帶着一種莊嚴雄偉的姿態，走到了眾人面前，千百隻眼睛，都注視着他那細細的身材，濕濕的褲子、綁帶和鞋子，被初陽照射得成一種烏金色的面孔，額骨顯得更突出了；他雖然已經五天沒有睡覺了，但是那凹陷了的眼睛，却帶着豐滿的神氣，射出銳利的光。他用一種沉重而嚴肅的聲調講着：

「……今天的行軍速度還不夠快，八十里地走了八點半鐘，這是各級幹部和到班排去的機關幹部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。……河裏離敵人比較遠，最近的是東南上的楊村——五里地，但也決不要有一點懈怠……」

講完話，也作完了工事，除去警戒，便都進房去吃飯。有的剛端起飯碗，通訊員便來傳：「楊村增加了十五輛汽車，戰鬥準備。」

隔的還沒有十五分鐘，便響起了一聲砲，村子裏的窗紙都被震動得一陣一陣的顫起來，人們便急忙放下碗，跑進陣地裏去。

最先接觸的是南面，慢慢的發展到了四週。

正午了，戰鬥已緊一陣慢一陣的進行了四個多鐘頭。村東面的陣地上，突然出現了師政委的面孔。他給人們下着嚴格的命令：「天黑沒有七八點鐘，一定要拿出我們過去那種頂牛戰的精神來，繼續堅持下去。……」

「轟」！一顆砲彈，在他的身邊爆炸了，打斷了他的話。不一會，他爬起來，擦了一下臉上的土，繼續說：「決不要浪費一粒子彈。……」

他一面說着，便彎着腰，向最激烈的南面走去。在南面，他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動作，看到楊村又出來了八輛汽車，他便派通信員去通知各部隊：「作第二道工事。」

下午一點多鐘，四五門砲一齊開始向村子裏轟擊，跟隨着是四面都響成了一個似的槍聲。再接着是一陣手榴彈聲和吶喊聲，四面總攻的敵人都被打垮了。

隔了有二十多分鐘，村北面突然響起了激烈的機關槍和手榴彈，師政委便急忙脫離了南面，跑向北面去了。半途中，他接到了武宣隊一個通訊員的報告：「敵人用三四挺機槍掩護六七十個人衝鋒，咱們的手榴彈打完以後，敵人還是往上衝。現在一分隊已被迫撤到街口裏，村外陣地被敵人佔領了。」

他還沒有把話聽完，便咬着牙，把右腳用力在地上一踩，眉頭一皺，瞪大了兩隻眼，發出了巨雷

似地聲音：「沒有命令，儘量退！沒有刺刀不會用槍起幹嗎？」他一邊退着，一邊飛奔似的向村北口跑去。

他在村邊上，用望遠鏡觀察了十幾分鐘以後，便開始對身邊的通信員下命令：「趕緊跑步到西邊去，叫一連連長把一排帶過來；二排的機槍也來。」通信員走了幾步以後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叫他們跑步，越快越好。」

張連長帶着一排來到了，師政委便帶着他，和連隊長察看村邊上的地形，他一邊指示着：怎樣佈置，怎樣動作。然後他又對分隊隊在街道兩旁的第一排開始作堅強有力的動員：

「同志們都可看到現在的情況怎樣嚴重，村外陣地被敵人佔領了，坎地裏像有敵人的幾個指揮官在開會，東面和西北面的敵人，都正向北所二里來地的小村裏集合，最多不過半點鐘，敵人的衝鋒隊又會開始。如果敵人突進村裏來，我們全村的部隊，便會遭受到嚴重損失。現在只有消滅或打垮敵人，才能夠保存自己。一排的同志們，馬上就要執行這個消滅或打垮敵人的任務，你們要拿出過去一貫的英勇善戰不怕犧牲的精神來，根據張連長的指示，馬上開始動作。只要服從命令，動作一致，堅決果敢，就一定能够取得勝利。」

連連長和連隊長開始佈置隊位了：在街道兩旁的高房上和街口裏，各設了一挺輕機槍；房上又各設了武宣隊的一個班，帶了一排全部的手榴彈；一排的戰士們都振奮着精神，卸了挎包，繫緊腰帶，上好刺刀，使身上的一切東西都盡量作到輕便。最先收拾妥當的人，都拿着槍在試驗拚刺。人們都鼓着十二萬分的勇氣，準備消滅佔領了村外陣地的敵人。

「一切都佈置妥當了。」「兵兵兵！」跟着師政委在街口裏打響的三聲手槍，三挺歪把子，便都照準了敵人的火力點一通氣的打起來；兩旁高房上打出的手榴彈，雨點似的落在敵人佔領的陣地上和坎地

裏爆炸着，發出了山崩地裂的響聲。陣地上和坎地裏，往上噴吐着濃厚的黑烟和塵土，除此以外，甚麼也看不到；只聽到敵方的狂叫和混亂。兩鋒號一聲，機槍和手榴彈都馬上停止了；一排的戰士們，猛虎撲食似的鑽向了敵人佔領的陣地，他們從烟土裏看出：陣地上窟出了六七個敵人，向坎地裏跑去。他們就像獵犬追兔子，死不肯放，也緊跟着趕上去。在坎地裏展開了肉搏。

村裏的人們，都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坎地裏，期待着肉搏的徹底勝利。

反兩鋒全部勝利了。四週的陣地上和村裏的每個角落，都散發着勝利的消息：「北面把陣地奪回來囉！繳獲了兩挺歪把子，一個鐵彈筒，二十來支步槍，三個王八盒子，兩把指揮刀；……還有一個受了傷的中隊長也叫咱們俘獲囉！咱們只犧牲了一個同志，還有三個掛彩的。」人們都興奮得幾乎跳起來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再得這樣一個勝利。

下午五點了，人們在烈日照射下戰鬥，已夠九個多鐘頭。西面大堤上，又增來了十四輛汽車和五輛裝甲車。師政委便馬上派一個通信員去命令陣地上的部隊：沒有命令絕對不准撤，剩一人一彈也要堅持；否則以戰場紀律制裁。又派一個通信員去命令村裏沒有槍支的人：都各找一個鐵鎊、斧頭、鋤刀之類的東西，磨得快快的，準備敵人萬一突破第二道工事後，在村子裏和敵人拚；並叫幹部們燒毀某些不大必要又可能洩露秘密的文件。

命令剛傳完，四面的敵人，便用過一個緊連一個的村子裏打起來。炸片、火藥氣、灰塵、瓦礫……籠罩了全村；樹幹一根根「嘎吱」「嘎吱」的折下來，房屋一間一間「呼嚕」「呼嚕」的倒下去；完整的工事，有的被打塌，有的被穿透，有的被填平；……整個韓村，充滿了異常緊張而嚴肅的空氣。

師政委又到陣地上去巡視了。他一邊鼓勵着人們：「十來個鐘頭全堅持過囉！再堅持兩三點鐘，

「天黑……」

人們都帶着緊張的心情，準備給何鋒的敵人，再來一次嚴重打擊。據一個戰士的統計，敵人的砲彈，一彈打了四百二十七發之後，並不見別的動靜。只有稀稀落落的步槍聲，機關槍也是隔好久才響幾下。

天黑了，月亮還沒有出。師政委便召集連級以上的幹部佈置突圍，他具體的指示着各部隊的任务和注意事項。

拾好傷員，把一切工作都佈置好，突圍開始了。突擊隊的四挺機關槍，全提在手裏，梭子裏壓着滿滿的子彈；步槍都土着刺刀，手榴彈都插在腰帶上，蓋子外面露着拉火綫的圈。後面的部隊，也都作了就地開火的準備，沒有帶槍的人，則右手握着手榴彈，把絨套在中指上；偵察員們，爲了消滅響聲，都打着自行車。人們睜大了眼睛，注視着週圍的一切，放開耳朵，靜聽着所有的動靜；鞋底上像綁了很厚的棉花，幾乎聽不到一點動靜。

開始往東北走，剛出村，對面響起了機關槍。師政委便指揮着隊伍鎮靜而迅速的轉回來，奔向了村南。在野地裏往南走的有半里多地了，前邊坡地裏發現了火光，他們便轉向東南；走了一節，又聽到前邊有人在低聲翻語，他們又轉向了正東。就這樣蛇形的走了六七里地，並沒有招來一個槍彈。

部隊稍停了一會，把傷員安置好，開始往正西走了。這時候人們才明白：這次行動的目的是「進山」。

平漢路和兩旁的大溝，都以兩年來從未有過的順利通過了。過了路，天已大亮，忽然聽到路東約有二十里遠的地方，響起了砲聲。人們都紛紛議論着：「大概是包圍着韓村敵人的，又開始回村子裏進攻了吧！」據以後所得情報的證明：人們的估計很正確。

過路走了十幾里地，在××村，用二點鐘的時間，燒了開水，吃了熟給養，便繼續在可以看到的麻樓中間穿插着走起來。

四、小牛戰鬥中的歌聲

下午兩點，部隊到了北大牛。師政委決定：在這裏吃午飯，四點半繼續出發。

吃完飯，四點鐘了。猛然間「嘎——」村南響了一聲三八槍。人們便都忙溜出去挖工事、堵樹口。「嘎嘎嘎，咕咕咕」，歪把子也響了起來。村南的軍事哨與敵人接觸了。

師政委下令：向西北方向的小牛村轉移。但當他帶着兩個排和一些機關人員到達小牛以後，部隊的主力，却因敵人大力的嚴密封鎖，被迫向他處轉移了。

到了小牛的頭隊，剛派出警戒，便在村北發現了敵人。戰鬥很快就開始了。聽到槍聲，四隊的敵人，都黃蜂似的齊向小牛集攏來。他們與大於自己十倍以上的敵人展開了村落攻守戰。

村子雖不大，但是讓經過兩個月激烈戰鬥有些減員的兩個排過密據守，兵力顯然是不夠的。

師政委命令：除去特務員、通信員和一個醫生、一個看護員，其餘的人，都到各面陣地上去參加戰鬥。大家都與高彩烈的去參加戰鬥了，不知為什麼却把四十七歲的老炊事班長，模範黨員——耿旺同志留下了。

耿旺，他於一九三九年春，敵人在他的家鄉——霸縣趙各莊設立了據點以後，被敵人抓去修公路，因為不「積極」挨了兩皮鞭；自此，他便毅然的放下鋤頭，捨棄了家產，參加了八路軍，編入十分區的警備營。入伍不到兩個月，便成了全連公認的模範戰士，不到半年，便升任了班長。第二次精兵時，因為年紀和體力關係，他被調到司令部當炊食班長。由於政治部出版的烽火報上不斷介紹，幾乎

全分區的人都知道了他。他雖然說離了戰鬥班，却總羨慕着戰鬥生活。這次看到往陣地上分配人員，他有說不出的高興；結果呢？却偏偏只把他留下了。

他有些懊惱和不安，連坐都不肯坐一會，便去找師政委：「政委！爲什麼不叫我也去參加戰鬥呢？」

「你這幾天不是不大舒服嗎？還是在後邊作點別的事情吧！」政委告訴他。

「就是有點頭疼，那有什麼關係！現在也不疼了嘛；再說，今天又不作飯，沒有我什麼事？」他帶着請求的樣子說：「政委！還是讓我也去吧。」

「你年紀大了，又沒有戰鬥經驗，怎麼行！」

「聽嘛！」他不服氣的說：「在戰鬥連裏幹了兩年多，爲什麼沒有戰鬥經驗呢？」

到底允許他到村西頭去參加戰鬥。到那裏，王排長，給了他一支三八槍；他隨手拉開槍栓，喜眉笑眼的說：「三八式！是我的老伙計哩！」

歌莊臥在壕溝後面，對準第二次向他們衝鋒的敵人射擊着。每打一槍，他總看一下子彈落在什麼地方。不久，據他和鄉兵看見的，他已打倒了兩個鬼子，其中的一個，還是個帶指揮刀的。這個一年以前的模範射擊手，現在又發揮了威力。

忽然敵人施放毒氣了。砲彈在空中爆炸以後，一團黑烟，散佈在陣地上，人們有的忙着戴防毒口罩，有的忙着咳嗽，有的把擋上尿的手巾堵在口鼻上。歌莊却因爲沒帶任何防毒用具，以致失去了知覺。右邊的鄉兵，把他架到村裏去，找到涼水，在他的頭上澆了一陣之後，他才打了一個冷戰，精神復原。停了一會，他向着身邊的那個同志說：「已經好囉！還回去吧！」

一邊往回走着，他一邊詛罵：「狗日的們就有這點本事，還回把防病的東西準備好，非好好的幹

他一下不行。」

敵人的機槍，正在不停的狂轟着，歌莊剛伏在那裏，一顆子彈，便擦着他的左臉，從耳朵上穿過去。他沒有哼一聲，擦了擦流下來的血，便又咬着牙幹起來。經過別人幾次督促，他才到綁紮所去上藥。剛上完藥，他轉身就向外走。

「你幹什麼去呀？」呂醫生問。

他站着遲疑了一下，很平淡的回答：「到外邊解個手」。

出了門，他連廁所都沒有望，就一直跑到原來的陣地上。當他又要那支三八槍的時候，王排長關心的問：「你怎麼也不休息一會？」

「因為這裏陣地上的人少，」他從容的回答着：「師政委說還叫我來。」

前邊七八十米遠，故地裏的敵人，又開始衝鋒了。「噹噹噹……」「拍拍拍……」砲和機槍，都一連氣的轟擊着，像同時響着幾十響一咕咚的鞭砲。硝煙和塵土，織成一種刺目的帷幕。在烟雲裏，他們觀察到幾十個黃狗，端着刺刀，竄出了地，向這邊撲來。

陣地上的機槍猛打着，可是敵人不過傷亡的繼續往上衝。

轟轟轟……無數的手榴彈在敵人的散兵窩裏爆炸了。

轟轟轟……敵人也以倒打了一陣手榴彈，又一「呀呀」的狂叫着往上衝。

這是何等緊張的一刻呵！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和本法西斯展開了搏鬥，誰強誰就能取得勝利。差不多同時，耿旺、排長、宣傳科的張幹事首先喊叫起來：

「我這老命不要啦！同志們！和鬼子拚呀！」

「誰也不准後退一步，死就死在陣地上。」

「堅持才能勝利，撤退就是找死！」

緊接着一個巨大的聲音怒吼着：「對！和鬼子拚。」猛烈的手榴彈爆炸後，大家都挺起刺刀來準備肉搏。可是，衝鋒的敵人，除去地上的一大片死屍，都退回叢地裏去了。

突然，起大黃風了，塵霧彌捲着一切，眼睛很難睜，眼光透不出五十步以外去。

「打呀！敵人上來啦！」魏紫貞胡萬全發現逼近了的敵人突然喊起來。一頓手榴彈和機關槍，又把敵人打退了。

「趁這個機會反衝鋒！」王排長的聲音還沒有落，耿旺便第一個先衝上去了。黃樹槐、尤紀章；也都跟了上去。

不一會，他們帶着三八大蓋、鋼盔、子彈……等勝利品回到了陣地上。耿旺呢？他右肩上掛着三八盒子，左肩掛着皮包，脖子裏掛着望遠鏡，左手提着指揮刀；從鋼盔下面，看出他那紫着白綵帶的臉上，露着勝利的微笑。

「啊啊！老耿這麼一來，真活像個日本人啦！」謝虎看着耿旺那矮小的個子，圓胖的面孔，又加上這樣的裝束。喜眉笑眼的說。

「不光像日本人，還像日本的指揮官哪！」耿旺一邊說着，更挺起胸脯，板起面孔，睜大了眼睛，搖擺着肩膀，邁着大步走起來。陣地上的人們都笑了。

敵人的炮又開始轟擊了。一顆砲彈，落在了耿旺身邊，爆炸聲幾乎把他震得暈過去，左腿肚子，被炸片啃去了一塊肉，別人要攙扶他，他堅決不讓，自己一拐一拐的走向了彈藥所。

天黑了，大風也住了，空中却没有星。師政委又開始佈置戰鬥了。他先派一連的半個班向東北面平坦的野地裏去搜索。

孫科要把傳員們集合起來勸導着：「因這村裏房子，損架都很少，所以輕些的同志，要堅持着走；二十里地，過了滄一進山就好說啦！」

一匹毛驢，牽到了駝莊身邊。「我不騎，給那些不能走的同志騎吧！」他勉強打起精神來說着：「二十里地，我還能夠堅持。」

根據搜索的結果，便開始往東北面突圍。此昨天還順利。

走了幾里地，駝莊想解手，通訊員站在一旁等着他。他堅決不讓，再三的說：「你先走吧！我會就趕上去啦。」

大便還沒有完，隊伍便過完了。蹲了一陣，身體就給疲倦拖得不想動了，休息了一會，他要起來這部隊，可是，腰還沒有伸直，左腿不隨便，便又倒了下去。他咬着牙，拄着棍子，才站起來，一拐一拐的往前走。走的不到一里地，腿實在疼得要命，他又坐下來。休息了一陣，便往前爬着。爬到了一個岔道口，因為沒有星，辨別不出方向，在道上找了半天，又看不出部隊行走的痕跡，他又躺在地下了。這時他的心，感到了非常的酸辛而難過。

那裏的一陣鷄叫，把他從噩夢中驚醒，覺得全身都疼起來，經過了一陣苦思，便咬着牙，把自己拖到一塊二尺多高的高粱地裏。

太陽好像專門烘烤他似的，像蒸籠一樣熱，他弄了幾把高粱葉，遮住了自己的頭，口裏乾得要命，他滾了一顆高粱嚼着，覺得比蜜還甜，這引得肚子也咕咕的響起來，他掏出了一塊餛飩，只吃了一口，就再也嚥不下。……他恨不得太陽一下子落到西方法，他覺得過這一天真比過一年還要難。

天黑已一點多了，他爬出了高粱地，不斷的望着北極星，走一陣，爬一陣，休息一陣，漸漸緩緩的西行，在眼睛和希望裏，自己的家——部隊就是他的家呀，——就在遠前方，他想起了一些同志的

面孔，眼裏裏覺得有些濕潤：「不知他們怎樣的操我的心咧！」

啓明星已從東方鑽出來，他突然看見了很久就渴望着的封鎖溝的影子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但爬
到跟前，他的心又冷了！兩丈多深，一文多寬，溝上還立着一根很長的木樁，木樁外面橫着鐵索，再外
面才堆上土去，土上面還滿插着荆棘，筆直似的沒有一點破；就是冒着荆棘跳下去，如果摔不死的話
，也沒有辦法上到西邊去，怎麼辦呢？他思索了一會，拿定了主意，便把軍衣軍帽都埋在土裏，穿着
襤衣往北爬。天將亮，已能看清地裏的莊稼。他已爬到了崗樓近旁，順着梯子往下走了。

「幹甚麼的？」崗樓上的哨兵發覺了。

他一邊下，一邊回答：「滿溝的！」

「那村的？」

「東邊邊村咧！」他已經下到溝底了。

「東邊什麼村的？」問的聲音更大聲。

他不停的往上上着，終於用不對的口音回答：「大牛的。」

「站住！」崗樓上吆喝着，並聽到扳動槍栓的聲音。

他理也不理的上溝，往西急行。走的不到半里地，他發覺後邊有兩個人追來了，便跛着沈重的
腿，拚命跑起來。但他的腿跑的慢，還不如好人走的快。

「跑不脫賊，站住吧！」後面喊着。他扭回罵幾句也顧不上，只是跑、跑、跑……

賊聲更逼近了，他回頭一看，追趕者離的已不到一百米遠了，他突然倒了下去，沈沈的估量着生
死之間的距離。眼看着那兩個僞軍來到二十米遠左右了。「轟！」他突然打出了一顆手榴彈。他早拿
定了主意：帶的這兩顆手榴彈，必要時第一顆打敵人，第二顆打敵人和自己。當他又在準備第二顆手

擱擱時，他看到：一個躺在地下不動，一個轉回跑了。

他拚着最後的力氣，爬到了××村。村公所找了一付担架，把他送到了南獨流，停在管理股門口；担架旁邊，慢慢的圍攏了一羣來慰問他的同志，百十隻眼睛，都帶着敬慕的光，注視着他那焦黃的面孔。師政委也來了，安慰了他一陣之後便閉着。

「爲甚麼給你毛厭你不騎呢？」

「我騎了別人不能騎，還不是一樣嗎？」他微弱的目光，望着師政委的面目，用細小而清晰的語調回答着。

「爲什麼也不叫通訊員等你一下呢？」

「如果出了危險，多一個人就多一點損失，我想我還能夠照顧自己。」

幾十顆心，都被他大爲感動。師政委則蹲在担架旁邊，摸撫着歌旺的右手，眼睛裏流出了兩行淚。第二天，人們紛紛傳說着歌旺，帶着勝利而愉快的心情，到醫院裏去了。

五 郭村戰鬥中的機槍班

在郭村，黎團長帶領着兩個連，於四號上午九點鐘，便與逐漸增加到約有一千人的敵傷激戰着，敵人一面一面的輪番進攻，他們的火力，也隨着敵人的進攻方向而轉移，在全村都掘通了的房子裏來回竄動。

下午一點多，戰鬥漸漸的沉寂下來。

午飯後，西北面二里來的小村莊，又增加了八輛汽車，戰鬥的重點，便從此轉移到西北面了。八連一

班的機槍班，担任着這裏的防禦。

跟着小村南面土窖上兩挺重機槍的狂叫，敵人的衝鋒開始了。二十來個敵人從小村裏竄出來，三個人分一組，奔向距機槍陣地一百多米遠的坎地。因爲上級的命令：一百米遠以外，機槍不准開火，所以只有步槍組繼續射擊。步槍一響，敵人便馬上臥倒，停一會，又爬起來往前竄；最後，有四五個敵人跑到了坎地。小村裏又出來了二十來個人，步槍組又繼續射擊，；；；坎地裏漸漸增加到六七十個人。經過半小時的沉寂，敵人的三四挺機槍便一齊叫起來；子彈在機槍班的陣地上噴着和飛濺着，在機槍掩護下，四五十個人竄出了坎地。

「打吧！班長！」剛入伍不到一個月的劉全沉不住氣了。

「忙什麼呀！」班長尹繼賢嚴厲的說：「沒有口令誰也不准打。」

衝鋒的敵人接近到一百米遠以內了。尹班長把腦袋一側：「打！」立刻，兩挺機槍，和七八支步槍，一齊瞄準着敵人射出了猛烈的子彈。除去被打倒的十多個敵人，其餘的都像受了驚的兔子，拚命的往回竄。

接着敵人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衝鋒，又都被打垮。

黎團長來到西北面的陣地上。他肯定而懇切的向着機槍班的人們說：「你們這個班在戰鬥上一貫的呱呱叫，這次更不能落後，再增加一千敵人也沒幹。一定能堅持到天黑。」

大家的信心和勇氣洋溢着，一片微笑追逐着黎團長的背影。

敵人又一次的衝鋒開始了，兩門炮伴着機關槍，齊向着機槍班的陣地上猛打，劉全被埋在土裏了，灰眉土眼的往外爬着，周昆的臉上，被炸得流了血；尹班長的右臂也被子彈打了個穿皮打骨裂民的輕機槍，握把被炸傷，小手指也流了血；但是，堅固的工事和隱蔽的溝壑，使他們並沒有犧牲。陣地

上的情景雖然很混亂，但是人們却很沉著的戰鬥着。

「班長……」于景然說：「你到後邊去上點藥吧！」

「這緊要緊，怎麼能離開陣地呢？」

聽到班長的話，周昆也跟着說：「對！死不了就要在重裏堅持。」

坎地裏又增加了五六十個人，第五次的衝鋒開始了。這次更激烈：正北和正西的敵人，也把火力轉向了機槍班的陣地；機槍班的陣地上，也調來了二連的一挺輕機槍。雙方的槍聲，聽不到一點空隙。獸兵們是失去勝利信心囉！他們看見跑在最後面的一團日本兵，被指揮官砍倒了；沿着衝鋒的途徑，不斷的人倒下去；剩下的三十多個鬼子，跑到離陣地五六十米遠的一塊窪地裏臥倒了。

其他方面的槍砲聲，也始終沒有停止，正在敵人剛臥到窪地裏的當兒，由東面飛來了兩顆砲彈，全在窪地裏爆炸了。

「好！打的真準，多來幾下才過癮。」官活寶張着大嘴，立眉瞪眼的嚷着：「謝謝墨軍先生們給咱的帮助吧！」

「不要瞎嚷囉！趕緊把機槍手榴彈準備好。」尹班長急速的說着：「他要再往上衝，就叫他全回老家去。」

挨了砲彈的敵人，竄起來了。跟着尹班長一手打出的兩顆手榴彈，別人的機槍和手榴彈，也都開始了猛烈的射擊。等陣地上的烟土消失以後，他們看到敵人的死屍，都像麥子似的散佈在窪地和陣地之間。再也沒有一個往上衝的敵人了。

李連長派通訊員向團長去報告現在的情況，並要求繼續補充彈藥。跟機槍班行動的華醫生，抓緊這戰鬥的空隙，用救急包給尹班長、周昆進行了綁紮。

敵人指揮官，大概要決心奪取這塊陣地，攻地裏又增加了七八十個人之後，兩門砲又響了起來。隨着砲彈的爆炸，人們都覺得鼻孔發癢，打噴嚏，流眼淚……便都忙着防毒；但有的來不及，四五個人已失去了知覺。

連一刻鐘也沒有停，跟着槍砲聲，攻地裏又竄出來四五十個人。李連長派人調二排的機槍還沒有來；要求補充的彈藥也沒有送到；中了毒的人，還都昏迷不省的坐在戰坑裏；衝鋒的敵人，已佔領了前面的窪地，停一會便會繼續衝上來。李連長的心焦急的將要破裂了。正在這危急萬分的當兒，黎團長來了。李連長輕鬆了一大半，根據團長的指示：把機槍班搬到街口以內和高房上。

撤退後，剛布置就緒，窪地裏的敵人，便又竄出來，他們使用剩餘的幾十發機槍子彈和幾顆手榴彈，密回衝鋒的敵人打着；但是，他們終於很憐惜的看着敵人冒着射擊，佔領了自己堅持了很久的陣地。

中了毒的人，經過了一番醫治，精神全部復原了。通信員又給他們送來了四百多發機槍子彈，和一箱手榴彈。人們都高興得叫起來，肖活寶拿一個手榴彈搖擺着：「這回就夠小子們吃到天黑囉！」

黎團長在高房上和街口裏觀察着敵人的動作，他一邊嚴格的命令着機槍班：「天黑還只有一點多鐘，不管敵人再怎麼衝，也要堅決死守。」

「對！守就守，拼就拼，」肖活寶滿不在乎的說着：「就還有這麼一點多鐘還不好說嗎？」別人也都把子彈手榴彈分配好，準備和再衝鋒的敵人決一死戰。

陣地裏的敵人，總想沿着曲折的戰溝，突進村裏來，但是經過房上的人們一頓教訓，使他們連手榴彈射程以內的地方都不敢再來。攻地裏的敵人，總想往陣地增援，也總被機關槍阻止了他們的行動。

敵人沒有辦法，便用砲和重機槍，照準了高房和街口打起來，想摧毀村邊上的工事。防守的部隊，真是吃慣了這一套的，不管敵人槍砲打得多激烈，只要沒有敵人衝鋒，他們是不會開槍和着慌的；所以他們只有準備好，監視着敵人的動作。

經過敵人的一陣亂打，房上的垛口，有的殘缺了，屋頂有的地方塌下去；街口上堵的匪，塌了大半截。突然坎地裏吹了衝鋒號，緊跟着坎地和陣地裏的敵人，都吶喊着衝上來。房上的人們，便臥在沒有塌的屋頂處，躲在比較完整的垛口後邊；街口裏的人，便利用那半截屋牆，用機槍、步槍、手榴彈，齊向着衝鋒的敵人猛射，敵人吃不住這一仗仗，又各退回了原來的地方。

敵人一回去，村邊上的人，便忙着修補垛口和屋牆；有的地方不敢蹲起來，他們便仰面朝天，用兩隻手拿着胚，一個個的往上擲，準備和敵人作決死的頑抗。大地上已漸漸黑暗。西邊的小樹林裏，突然亂喊起來。

「衝啊！衝啊！」

「全得叫捉了活的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高房上照準了狂叫的地方，打了半梭機關槍，再也聽不到一個人喊叫了。樹林裏的喊聲停止以後，官活寶便在高房上發表了言論：

「連你們日本洋爸爸全吃不開，你們那兩小子也想拿到這兒來施展施展嗎？」他點着頭，洋洋得意的說着：「那還不是拿着雞蛋碰石頭，自我遭殃！」他稍停了一會：「小子們有胆量還叫喚哪！」

天黑了。敵人的砲，還總是沒有明確目標的瞎打着。機關槍的人們，則把一切都準備好，監視着敵人的動作，嚴陣以待。

黎團長正在計劃着如何突圍，忽然由里即來的鄭幹事來見團長。他詳細清楚的向團長報告着師政委所吩咐的話：

「他們已經出發啦，今天進駐楊村西北五里地的韓村。政委指示：你們突圍後的時間，如果在十點鐘以前，則向西轉移，進駐韓村北面的張各莊，如果在十點以後，則暫時先回白洋淀，以後待命。」

團長聽完了鄭幹事的話，看了一下手錶：已經是十點零五分了，便決定回白洋淀，馬上佈置突圍。掩埋了犧牲者，分配了各部隊的任務，拾好了傷員，突圍開始了。他們直奔着潮王據點走去，到離崗樓還有二三百米遠的時候，轉向了西南。槍聲還是斷續的響，彈流也有時在道行列的上面飛行，但是人們却都是很鎮靜的走。鷄剛叫頭一過，他們便到了葦葦裏的×家坎。

六、重機槍排和炊事班

四號拂曉，在白洋淀下船後，直奔原定目的地前進着的團直和特務連，於上午九點鐘，接近了據點緊緊包圍着的××莊。走到村邊，並不見哨兵，便都驚疑起來；進了村，也不見一個八路軍，他們都一個個目瞪口呆。像一兩歲丟了娘的孩子。

老百姓突然又看見了穿着黃綠色軍衣的八路軍，像突然看見了多年不見又無音信的親人。老人、孩子、婦女……都慢慢圍攏來，向他們誠懇而親切的談論着自敵人統治以後的地獄生活。並詢問着自己所要知道的一切，他們都呈現着喜懼交加的面容，有的眼眶裏汪着淚。他們聽說隊伍沒有吃飯，便都忙着手裏，拿出了穀餅子、菜餚……寒暄戰士們的手裏，嘴裏一而說着：

「這不是前三年你們在着的時候嗎！」他們帶着很悲哀的調子：「一天不如一天，過去豬吃的東西，現在全拿給當寶貝賊！每頓先吃一點再說。」

保甲長，——這名義上是爲敵人服務的老漢，告訴「白衛團」，到村四外去給着看船崗樓裏的動靜。他又派人去燒水，大家把他圍攔着，要他終於挑來了幾担新涼水。

李連長正和保甲長談着附近的情況，到村東監視着的「白衛團員」慌忙的來報告：

「××據點裏出來了三四十個人。」

人們聽到有了情況，便都忙着把未吃完的東西裝起來，李連長帶着警衛排跑到村東面，剛剛佈置好，敵人的機關便打了過來，警衛排與敵人接觸着，李連長便和劉管理員討論：「部隊准是一天亮就住下嗎！咱們最好還是往回走，想法子找隊伍。」於是決定：先向西轉移，以警衛排作掩護。

警衛排邊打邊撤着，最後竟與主力失掉了聯絡。先轉移的部隊，繞過了××據點，走了十幾里地，到了××村，計劃在這裏作飯，吃完後繼續出發。可是，水還沒有燒開，東面的敵人便追來了。重機關架在街口上便打起來。

他們決定繼續向西走。一出村，西面半里多地的小村裏，也出來了二三十個敵人。「兵兵兵」李供給員的手槍先開火了……

他們就這樣與兩面的敵人接觸。這時候，運輸員、炊事員、飼養員……都變成了戰士；管理員、報務員也都變成了指揮員。急躁和苦惱塞滿了每個人的心，但是他們却很沉着的與敵人對峙，等待幹部們的討論與決定。討論的結果，決定往南走，李連長便帶着偵察排的武裝班和炊事班在前頭突圍，只突出去二十來個人，其餘的便被東面的兩挺機關槍殺了回來。因爲西面敵人的火力弱，劉管理員便帶着隊伍往西繞了一節，帶着運輸班和幾個有槍的飼養員在頭裏往西竄突，他並嚴厲的告訴人們：

「一定要跟着突，敵人怎麼打也不准退回來。」

人們都懷着堅定的意志，拉開很長的距離往南跑着，敵人東西兩面的機關槍聲，像炒料豆似的響着，擲彈筒聲，也在他們的附近爆炸，敵人一打，他們便馬上臥倒，槍炮聲稍一停，又爬起來飛奔。重機關槍掩護一下，在村子裏又打不上敵人的陣地。

人們已突出去一大半，村裏只剩下重機關槍，團部炊事班和幾個零散的人。敵人的火力更密了，如果繼續突則會遭到很大犧牲。乘着敵人把火力全集中到南面的時候，李排長便指揮着人們很快轉回來，往西北突，步槍班在頭裏，炊事班作掩護。他們剛有一半人通過了離村半里多地的一條堤，四圍的敵人便向他們追來了，並不斷的打着槍，炊事班長老媽急忙跑過堤去，指揮着他的全班都在堤上伏好，並嚴肅的去告訴那幾個帶步槍的：

「可不要瞎打啊！聽我的口令，打排子槍，叫他聽不慣有多少人就該胆小哦！」

他們雖然都是沒有當過戰士的炊事員，但是由於在冀中平原上，他們也同樣的經常圍着戰鬥生活，所以現在都沒有驚慌，都服從指揮。追來的敵人，離的不到二百米遠了，「打！」跟着老媽的喊聲，六七支步槍都一連氣把彈槽裏的五粒子彈打了出去。敵人亂七八糟的就地臥倒了。

「趕緊走！」老媽一邊說着，便帶着炊事班跑步，去追前邊的那隊了。

他們往正面走着，快到那高村了，見村邊上有五個穿綠色軍裝的人在向他們揚手吶喊：

「咱們都是一家人，可不要發生誤會啊！」

他們已經認清了那五個是偽軍，因為要搶點便宜，所以都暗笑着將武器準備好繼續向着村子走。快走到近前了，偽軍們都打了一個冷戰，眼睛呆呆的心裏發慌亂起來，因為他們認清了這並不是一家人，但看到李排長提着手槍又不敢動。簡單的說了幾句話，便把他們五個帶上走了。一邊走李排長

便向他們盤問，他們都帶着驚懼不安的聲調回答着：

「我們是××崗樓裏的，今早接到了隊長的信說到處都發現了八路軍，叫我們出來看見影子就打，可不要和自己人發生誤會。接到信，不得不出來支應一下，看到你們總以為不是八路軍……」

快到程子村了，一個鎮地的老鄉，看清了還是自己的隊伍，便拍着巴掌滿面笑容的向着人們說：「一年多沒有看見你們啦！……」接着他又用很真誠的態度告訴人們：「村裏有清鄉隊，你們還是繞着點走吧！」

繞過了程子村，往南走了二里地，到了距馬河邊，前邊的人，開始渡河，炊事班伏在堤兩向村子裏警戒着。忽然村裏出來了六個穿綠色軍裝的，騎着車子奔大堤走來。炊事班的人們已經辨別清：如果是自己的人，除去穿便衣的偵察員，是沒有騎車子的。將要接近了，老姘頭人們準備好，便喊了起來：

「你們是那一部分？先過來一個。」

他們都下了車，一個人持槍大步上來了。

「你們是那一部分？」當那個偽軍接近到三四十步的時候，杜生林跪在堤坡上端着槍，對準那個偽軍問。

那個偽軍站了立正的姿勢回答着：「第七營備隊。」

炊事班的人們更加明白了：自己的部隊並沒有這樣番號的。這時候，對面的偽軍，發現了杜生林騎子裏套着的綠色米袋子，才辨出是八路軍，轉身向回跑，剛跑了三四步，杜生林的槍響了，老姘頭也打了一槍，那個偽軍倒在那裏了，遠處的五個都急忙上了車往回跑。

「衝啊！拿活的。」炊事班的人們，喊着追了上去，撿起了死者的槍，砸毀了自行車，與密的渡

河南行。

進到一個樹林裏，用綁帶繫上鋼盔，在井裏打了點涼水喝。李排長讓一個戰士把那五個偽軍帶開，把自己的人集合起來講着：

「咱們不知道陰伍住到什麼地方啦，又不知道這次行動的任務，這個地區是一會兒也不能待，咱們只有先回白洋淀再想辦法。」他稍停了一會，更有力的說：「碰上就幹，這次不管團部的連部的，都要聽我指揮。」

「對！咱們都聽李排長指揮。」炊事班長老姪對着他的全班說：「遇上情況，誰也不准亂跑。」李排長把人們組織了一下，又往南走。一條汽車路橫在面前了，路旁的崗樓像電綫桿樣一根根的插在瓶裏。

「怎麼辦呀？排長。」盧班長問。

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」李排長乾脆的回答：「硬過。」

他們過着路，崗樓上並沒有動靜，便繼續往前走。進了XX村，十來個偽軍正在村公所門口搗糶，猛然看見了他們，像老鼠見了貓，撒開腿便往西跑。「咚咚咚！」重機槍架好打了半排子，便有兩個偽軍倒在那裏了，他們跑上去撿起了三支槍又往南走。

他們覺得帶着那五個偽軍，實在太累贅，便要過了他們的槍，向他們作了宣傳，讓他們各自去了。李排長把新得的槍，檢查了一下，分配給沒有帶槍的人，剩餘的幾支，也讓人們大着起來。

正午了，火熱的太陽烘烤着大地，悶燥緊逼着人的呼吸，他們還走得渾身是汗，肚子裏空空的，饑饉乾得要命，好容易走到一個菜園的水井旁，正要再打點涼水喝，忽聽到陰陽的響聲，往南一看，離着二里來地的那個村子裏出來了五輛汽車，他們便急忙向東走，剛走了幾步，汽車上便向他們開了

機關槍，子彈在他們的身邊，脚下亂落着像暴雨點打在土地上，冒起一股股的烟，他們便拉開距離跑起來；汽車不停的向着他們走，機關槍也不停的向着他們叫。李排長真氣極了，他把盒子槍一掄命令着人們：

「就地臥倒，打狗日的。」

機關槍沒有地方架，齊連英扛着跪在地下，李志新便打起來。一頓重機關槍，汽車被阻止了前進，敵人的槍聲也停止了。

「趕緊跑。」李排長說：「敵人一打，馬上就臥倒。」

打一陣，跑一陣；打一陣，打一陣；……這時候，乏、渴、熱、餓，都毫不留情的向他們侵襲；有不少的人腿都拐起來了，臉上撲滿了土，汗水一條條的流下來，也沒有人顧得擦；呼吸都異常緊迫，如果不是堅強毅力的支持，他們便會馬上都倒在地下，齊連英突然吐了一口血，他已經打着重機關槍跑的有半點多鐘了。不一會，盤成也昏的倒了下去。人們便架着他們繼續跑。跑進一個村，倉促的安置了傷員和中醫的人。繞過了兩個緊靠着的村莊，才把敵人丟下了。

剛放鬆了脚步，便見西兩面的村子裏，出來了五六十個人。這時他們正處在一片白地裏，東面是封鎖溝，崗樓還是那樣密，但是，情況迫使他們只有回東走。一邊走着，李排長便向着封鎖溝觀察，看到東南面二百多米遠的一個小崗樓，外面溝上的吊橋在向西放着，離的很近了，崗樓上並沒有打槍。他又仔細的觀察判斷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從正南面的土窖上飛來了槍彈，李排長指揮着人們就地臥倒，叫幾支步槍，向土窖上的敵人射擊，派兩個人跑回着吊橋的崗樓去。幾分鐘以後，一個戰士跑回來報告：

「裏面沒有人，設備還很完整。」

「管他個扁的，咱們也估一會崗樓再說。」李排長用一種山東口腔謔着，把人們全帶上了崗樓。兩挺重機槍，便都架好在現成的槍眼裏，向着已經追來的敵人打起來。挨了打的敵人，連槍也顧不上還，向回跑了，影子也漸漸消失了。

他們下了崗樓，用綁帶一個拉一個的過了溝，往南走。走了六七里地，看到右後方有五六十個人，邁着很快的步伐，正向東南走，他們估計可能是方才接觸的那股敵人。因為前邊一里多地是一條東南西北的汽車路，正東是一個據點，所以便在野地裏靠着一片大坎很快的往東南走起來，要通過汽車路。剛走過坎地，東面據點的崗樓上，便向他們開了歪把子和擲彈筒，他們便向着汽車路跑去，離汽車路還有三四百米達的時候，前邊汽車路上也向他們開了槍，他們又急忙跑回大坎地裏。這時候，西面那五六十個人，已離他們不到一里地，也向他們打了起來。他們處在三面敵人的包圍之中了。

回到大坎地裏以後，李排長聽了一下，覺得汽車路上的槍聲最雜亂，也不過只有十幾個人，便決定沖過汽車路去。他把步槍班長張靜先叫到跟前進行了具體指示，又向着其他的人們宣佈了衝鋒的計劃和步驟。人們的身上雖然都覺得疲倦到了極點，但是都知道再向沒有敵人的北面走是不行的，所以都帶着十二萬分的勇氣和信心，突破這異常艱險的情況。

一切都分配妥當了。兩挺重機槍便分對着汽車路和崗樓打起來，幾支步槍助射擊着西面的敵人，張靜先便帶着步槍班和炊事班在重機槍的掩護，向着正南離汽車路七八十米遠的一塊小坎地裏跑去，佔領了坎地，他們便都上了刺刀，準備好手榴彈；隔了四五分鐘，與重機槍猛烈射擊的同時，大坎地裏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喊聲：

「衝啊！衝啊！」

小坎地裏的人們，也馬上喊着衝了上去，跑了三四十步，臥倒打了一頓手榴彈，趁着汽車路上的

烟土還沒有消失，使端着刺刀衝上去。汽車路土爬起來七八個人向東跑去，他們跑上汽車路，見三個負了傷的僑軍還躺在地下正呻吟。張靜先把人們布置好。掩護着大救地裏的人們也過了路，便撤起了三個僑軍的槍，又往東南走。

天黑還只有兩點多鐘了，經過這一次考驗，人們的意志和心腸更變得像鋼鐵一樣硬。李排長很自豪的說：

「再遇上天塌的情況，咱們也一定能戰勝它。」

太陽離地還有一丈高，他們來到了一個村邊，不到一塊黃瓜地，地裏却沒有人，李排長便派人到村裏把黃瓜主找來了，掏出了五塊透區票，叫老鄉藉這些黃瓜。

「這還不是跟到了你們自個兒家裏一樣嗎？咱們八路軍白吃了我也痛快。」老鄉誠懇而堅決的拒絕着：「可是不交錢，給錢我就不該吃錢！」

吃了黃瓜，繼續往南走，太陽沒了，他們也走進了葦塘。

和他們起初在一起，後來失散了團直特務連的人們，也差不多都和他們一樣，連打帶跑的鬧了一天，有時打一次，就鬧得更零散些。

深夜裏，人們都像接到了統一的通知一樣，十來個人一羣，三五個人一羣，二三十個人一隊的團到了葦塘。負了傷的同志，也有十一個人也藉用担架或毛氈給送了回來。因為人們都知道：一團到這裏就什麼也好看辦法。

七、會合

零散着回到葦塘裏的人們，都在積極的想辦法我當地的政權或女軍取聯絡，聯絡，聯絡，經過了兩

天的互相聯絡之後，黎團長帶着的兩個連，和他們全部聯絡到一起了。這時候他們的心，是有多麼說不出的輕鬆和愉快呵！

誰也沒有辦法把團直和特務連的這一天戰鬥，作個詳細統計。六號下午，把人數作了個調查：除去已知傷亡了的同志外，兩天之內，還沒有回來的，這二百多個人當中，尙只差六個人。

七號上午，黎團長接到了師政委方主任由山裏發來的一個電報：

「師方致黎：

你們昨日下午，轉移到蘇塘西部，黃昏出發，一夜急行軍便趕進山地。於保定以北沙河鐵橋下通過平漢路。我們派二、八連在下紫口南北，警戒溝西之敵人。注意事先要偵察週密，準備充分，途中遇到任何情況均不得影響任務之完成。」

黎團長接到了電報，便急促的開始了各種準備工作。八號午飯前，又召集了連級以上幹部會，進行佈置。午飯後，便開始出發，太陽還沒有落，便到了葦塘西邊。黎團長把部隊集結起來動員着：

「昨天接到上級的命令，要我們到一分區有新的任務。今夜行軍的距離，在一百里地左右；過三道封鎖溝。因為通過的全是敵佔區，所以走起來要保持絕對靜肅。行軍的速度要快，每點鐘都要走十二里地，誰也不准拉距離，更不准失聯絡。遇到什麼情況也不要混亂，一切要聽指揮。……」

人們雖然都目入伍以來還沒有作過這樣的急行軍，但都抱着絕大的信心和勇氣，來完成這個任務。講完話以後，便都忙着整理行裝：打好綁帶，細好褲好，緊繫鞋帶，消滅了一切走起來可能發生響聲的現象。又經過幹部們的檢查，部隊便開始了小跑似的急行軍。

東北面的天空裏，有一片烏雲，伴着清涼的風，向西南方飛散，漸漸遮滿了天空。驟然間，狂風四起，暴雨傾盆，水箭向着這行進的行列猛射起來，閃電不斷的打着，巨雷一個緊跟一個，行列裏頭

時緊張起來，不斷的傳喚着一些口令：

「跟緊距離，不要失聯絡！」

「解下綁帶來，一個拉一個！」

巨雷和雨聲，影響得大聲喊叫，前後的人有時還聽不清。人們都生怕拉開一點距離，或失掉聯絡，所以借着閃光，一看到前邊的人影，便急忙跑幾步，但閃光一過，便成了漆黑的一團，伸手不見掌。所以總是跑一陣，站一陣，站一陣，跑一陣，有時看不到前邊的人影，有時就碰到一起。道路滑得很，不斷的有人被滑倒，有的被前邊跌倒了的人絆倒，後面的人也一個個的壓上去；……人們都又是煩，又是笑。

雨漸漸小了，才發覺後衛管被失掉了聯絡，部隊的行軍速度稍慢了些，想使失掉聯絡的趕上去，但是前邊問了好幾次，後邊的回答仍然是：

「還沒有上來！」

走進一個小村，團長讓部隊停下來，派人回去取聯絡。

失了聯絡的二連第一排，借着閃光，才看出自己是在一塊半尺高的芝麻地裏走着。崔指導員看了，一下夜明指北針，便帶着往西走，忽然聽到前邊有狗叫聲，便摸索着向着狗叫的方向走去。他們也走進了那個村，碰到了前邊的部隊。幾個部隊又冒着細雨迅速前進。

在沒有水的沙河灘裏走了大陣，來到了平漢路跟前。

「往後轉！靜肅，按槍塞。」

行列要馬上變成了寂靜，只有沙沙的腳步聲。有的人實在不得已堵着嘴低聲咳嗽一下時，前後人們都用手阻止他。

「幹什麼的？」當尖兵走近鐵橋跟前時，橋上的一個人問。

「過路的八路軍。要講面子就讓個道，不然就小心着點。」和尖兵班走在一起的李指導員，這樣乾脆直爽的回答並警告對方。

「唵！」「唵！」橋上響了兩槍。他們見兩條人影跑得裏去了。搜索之後，對村內放好警戒，用帶着的鋼刀，砍斷了鐵橋下面的鐵絲網，安全的通過了平漢路。

將要拂曉，部隊接近了第一道對鎖溝。

「幹什麼的？」當崗樓上發覺了到他們跟前去擔任警戒的部隊走道的響聲以後，這樣問着。

因為部隊想繞到崗樓南面，爬過封鎖溝去，使崗樓上盡量不發覺，所以警戒的部隊便回答：「走道的老百姓。」

停了一會，大概是崗樓上認清了是隊伍，便向着警戒的人們打了兩槍。這一下，把機槍班長萬星齋氣急了，他拿過機槍來，便向着崗樓上打了半梭子。打完之後，他大聲曬着：

「要願意打好說，」聲音更大了：「賀振東！去叫後邊的部隊把他和重機槍全架上來，拍了他這一個崗樓子。」

「得嘍，八路爺們！我們不朝下打啦！」崗樓上急了似的哀告着：「要過在這兒的節子，上過吧？這裏好走。」這兩句話到很謙遜。

「不要管在那兒過，」萬星齋曬着：「只要不朝下打槍就行。」

部隊在崗樓以南一二百米遠的地方過着溝，崗樓上爲了明天「皇軍」發覺有部隊在這裏過溝以後好交差事，便向天空要亂射着。

過了溝，雨止天晴。人們的精神也都隨着天亮和天晴而振奮起來。身上都是濕漉漉的，膝蓋以下都

是泥，有些人由於跌跌、爬溝，鬧的頭上、臉上、胸前、背後，到處都塗滿了泥；有的因為鞋子被泥拔掉了，則赤着腳踏着泥濘前進，互相看着都怪有意思。

太陽遠到了正東南，人們漸漸看到山巒上有一行由南到北，一眼望不到邊的直立着的東西。經過好久的爭論，才搞清楚這就是最後一道封鎖溝，直立着的便是一個個的崗樓。肖活實在行列裏打着輕機槍又興高彩烈的說起來：

「把它拿到家裏去當畫看還不壞。」接着他又用很自豪的語氣說：「難道這就搞得住八路爺們出山進山嗎！」

人們都振起精神，鼓起勇氣，準備突過這最後一道，同時是最難過的封鎖溝。當他們朝着崗樓的察隙走去，警戒佈置好，開始平溝並往溝裏跳的時候，北面相距半里來地的崗樓上，才發覺這並不是方才他們所想像的「皇軍」，幾支步槍便打了起來。警戒的部隊也還擊着。

跳下溝，搭人梯架上去幾個人之後，便用帶的成疋的布，一個個往上拉。槍彈不斷在人羣中落着，但還是很有次序的拉着，上着。拉人者漸漸增多，溝西面已伏了二十來個人。崗樓上便把射擊目標全轉移到拉人者身上了。但是不管敵人怎麼打，他們也還是安穩沉着拉着，通信員孫繼先的腿上，彈中了兩槍，也還是拉到警戒的部隊快過完，別人硬督促着他才離開那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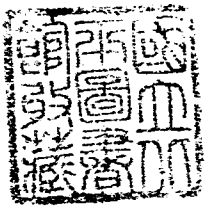
重機槍過了溝，跑到一個坎地裏，便架好瞄準了崗樓上的槍眼打起來，重機槍一打，崗樓上的槍聲馬上停止了，他們又扛起來往西跑，跑到適當的地點，又停下來射擊。在重機槍的掩護下剛剛過完溝，崗樓上便響起了剛增來的歪把子，人們都展開距離，冒着雨點般的槍彈往西跑。

歪把子雖然打的很緊，人們的奔跑卻沒有慌亂。尹慶全揹着負了傷的孫繼先，跑的有二里地了，一顆子彈從他的臉上擦過去，他不管流下來的血，更不肯丟掉孫繼先，只甩去了兩隻黏滿了泥土的鞋

，因為這樣跑得更輕便。萬玉山揹着四掛手榴彈，三支步槍，累得快接不上氣了，也不肯減掉一點負擔。變成部隊的機槍射手錢輝，因為病剛好起來，所以扛着輕機槍跑在了最後面，忽然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右臂，機槍馬上掉在地下了，他一彎腰，由左手提槍，繼續跑；兩條腿再沒有一點力量支持着全身跑，左手也沒有力量再提動機槍，他便連着槍一起躺在地下了，剛緩了幾口氣，便看見崗稔上有二十多個人也過了溝，他想着敵人打幾下，右臂又沒有力量拉動槍栓，他想喊叫前邊的同志，也沒有一點力氣，他便咬着牙爬起來狠命的拚着最後一點力氣往西跑，這時他的心理是：要死就和機槍死在一起，前邊的同志發覺他掉在後面，有三個人回來找他，他才把機槍交給別人。……

過溝四五里地，人們的脚步剛緩慢一點，南北兩面又都響起了砲聲，根據出發前的動員，人們知道這一定是濟西據點裏的敵人出來襲擊了，便又加快了脚步。可是出來襲擊的敵人，都是一出門，便被警戒着的一、七連打回王八窩裏去了。

當天晚上，在白洋淀同時坐船出發，而由於下船分散了的部隊，在三獨流會合了。離開的人們，也都各回了原來自己的單位，一見面，都像見了多年不見的老友，把東西安置好，便都帶着喜美而愉快的心情，圍坐在一起，暢談起來，互相詢問和敘述着每一路的每一個戰鬥和其他的一切經過。一個個的臉上，都是洋溢着勝利而興奮的表情。

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委員會 委託本社出版本屆獲獎作品

目錄如下

戲劇類

◀甲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大家好」(新型秧歌劇).....華純、劉五、
郭瑞、韓國集團創作。華純執筆。楊戈作曲並編曲。
「王德鎮減租」(一名「減租生產大家好」)(鄆鄆).....
.....四戎、孫千、常功、盧夢集團創作。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新舊光景」(歌劇).....董小吾、楊戈等集團創作。楊戈執
筆。董小吾、安春振、楊戈、宵紀作曲。楊戈編曲。
「甄家莊戰鬥」(話劇).....殷寄洲作。
「張初元」(一名「新屯堡」)(山西梆子).....烏利民作。
「開荒一日」(鄆鄆).....殷寄洲作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三個女孃拜新年」(新型秧歌劇).....王炎作。安春振作曲並編曲。
「提意見」(新型秧歌劇).....王子羊、項軍作。
「打得好」(話劇).....成蔭作。
「大家辦合作」(道情).....常功、胡正、孫千、張明集體創作。
「勞動英雄回家」(新型秧歌劇).....王炎、劉錫

琳作。劉錦琳、李桐樹、楊戈作曲。劉錦琳編曲。

「訂計劃」（劇歌）……………丁之、文非作。

散文類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「新與舊」（小說）……………李欣作。

「張初元的故事」（通俗故事）……………馬捧作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「轉移」（報告）……………孟繁彬作。

「解救」（速寫）……………周元青作。

「侯圪旦和他們的少年隊」（童話）……………胡海作。

圖畫類

◀甲等獎金作品▶

「農家曆」（年畫）……………陳岳峯作。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「日軍守備隊的生活」（木刻連環畫）……………李少言作。

「勞動英雄回家」（年畫）……………李濟遠作。

「船頭與槍桿」（連環畫）……………徐冰作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「女人家的好營生」（年畫）……………李濟遠作。

「濶象捻」（連環畫）……………趙力克作。

歌謠類

「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歌曲集」……………唐成銀等作。

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

7.9

7